

讀通鑑論

第九冊



增

通

鑑

考

卷之三

王夫之著

讀通鑑論

第九冊

中華書局

讀通鑑論卷二十六

穆宗

一

元和十四年，李師道授首，平盧平；其明年，王承宗死，承元歸命，請別除帥，成德平；又明年，劉總盡納其土地士馬，送遣部將于京師，爲僧以去，盧龍平；田弘正徙鎮成德，張弘靖出帥盧龍，自肅代以來，河北割據跋扈之風，消盡無余，唐于斯時，可謂曠世澄清之會矣。乃未三載，而朱克融囚張弘靖以起，王庭湊殺田弘正以據

成德，亂更酷于前代，終唐之世，訖不能平。穆宗荒宴以忘天下，而君非君，崔植、杜元穎闇淺不知遠略，而相非相，張弘靖驕貴不接政事，而帥非帥，求以救寧天下也，誠不可得。雖然，亦何至如此之亟哉？

田弘正之輸忱于王室，非忠貞之果摯也，畏眾之不服，而倚朝廷以自固也。劉悟之杀李師道，師道欲杀悟，而悟先发制之也。王承元之斬李寂等而移鎮义成，怨師道之死而惧也。劉总之棄官以去，見淄青、魏博之瓦解，党援既孤，而抱弑父与兄之巨慝，不自保也。是宪宗之世，河北之漸向于平者，皆其帥之私心違眾，以逃

內叛外孤之害，而非其偏裨士卒之所愿欲，則暫見為定，而實則墮陷天之水以數尺之堤耳。王遂一入沂州，而王弁即反，王承元欲去趙，而諸將号哭撫斯勢也，虽英君哲相，不可以旦暮戢其凶頑，岂徒駕馭之非人，以激成仓卒之禍乎？嗚呼！天地有迁流之运，风俗有难反之机，非大有为者化行海宇，若舜之分北三苗，而洞庭、彭蠡之狂波永息，則必待天地之有悔心，而正人之气倍胜于邪慝，以力爭其胜，岂易言哉？

河北者，自黃帝誅蚩尤以来，尧、舜、禹敷文教以薰陶之，遂为諸夏之冠冕，垂之数千年而遺风泯矣。永嘉

之乱，司馬氏不能撫有，委之羯胡者百余年，至唐而稍戢。乃未久而玄宗失御，进軋犖山之凶狡，使为牧帅，淫威以胁之，私恩以啗之，披坚执锐，竞强爭胜以习之，怒馬重裘，割生飲湏以改易其嗜欲，而熒眩其耳目，于是乎人之不兽也无几。故田承嗣、薛嵩、李宝臣之流，非有雄武机巧之足以抗天下，而唐之君臣，目睨之而不能动搖其毫髮。非諸叛臣之能也，河北之驕兵悍民，气燄已成，而不可扑也。师道死，恶足以懲之？弘正、承元之順命，恶足以化之？其复起而乐为盜賊，必然之势也。垂及于石敬瑭，而引契丹以入，欣奉之为君亲。金、元相襲，凶

悍相師，日月不耀，凡數百年。而數千里之區，士民無清醒之氣，凡背君父，戴夷盜，結宮闈，事奄宦，爭權利，夸武競者，皆其相尚以雄，恬不知恥之習也。天氣昌，則可以移人；人氣盛，亦可以熏天。胎之乳之，食其食，衣其衣，少與之嬉，長與之伍，虽有和粹文雅之姿，亦久而與化。未甫釋而即尋戈，經方橫而遽躍馬，欲滌除以更新，使知有君親以效順也，難矣。

自開元以後，河北人材如李太初、劉器之、司馬君實者，蓋晨星之一見爾。而類皆遊宦四方，不思矜式其鄉里。邵康節猶以南人為相為亂階，其亦誣矣。雖然，无

往不复之几，必将变也。薛河东、赵高邑、魏南乐三数君子者，以清剛启正学，其有开必先之兆乎？非章志貞教之大儒一振起之，洗滌其居食衣履，嚙笑动止之故态，而欲格其心，未有胜焉者也。論世者属目而俟之久矣。

二

貢举者，議論之丛也，小人欲排异己，求可攻之瑕而不得，則必于此焉摘之，以激天下之公怒，而胁人主以必不能容。李德裕修其父之夙怨，元稹佐之，以击李宗閔、楊汝士，长庆元年进士榜发，而攻訐以逞，于是朋党爭衡，国是大乱，迄于唐亡而後已。近者温体仁之逐

錢謙益，夺其枚卜，廷訟日爭，边疆不恤，以底于淪胥，盖一轍也。

貢舉之于天下，羣人士而趋之者也。其不讎者，皆能多其口說以动众者也。抑他日之可在位以持彈射之权，公卿貪勢位，睚子孙，私姻亚，莫此著明，而其犯羣怒也為烈。故張居正之子首臚傳，王錫爵之子冠省試，搖羣心，起議論，國以不靖，禍亦劇矣。李德裕自以門廕起家，远嫌疑而名位亦伸，既有以謝荐紳之怨怒，其知貢舉，榜发而有「相將白日上青天」之譽，迨其貶竄，而有「八百孤寒齊下淚」之思，*持此以摘发姦私而快

其誅鉏，何求而不克乎？幸而德裕之于唐，功過相半也，使德裕而為溫、休仁之姦，唐亡于其手而眾且欣戴焉，又孰怨哉？

夫翹舉曖昧以報夙怨者，誠小人之術矣。然所以致此者，其情固私，其事固鄙，苟知義之所不許，亦何為而授人以口實乎？夫以賄相援者，勿論已。以知交言，知其人之才，而有荐賢之任，揚之王庭，固无吝也。如其不能，則亦相愛以道，使知命而待時耳。如行能心迹他无足取，僅以文筆之長，乍然相賞，不保眾論之諧，又奚足汲汲為之謀利達哉？以子弟言，其才足用也，門廕有可

進之資，而何須貢舉？既以文就有司之試，則才而見抑，自有司之過，而于己何尤？然而相承不舍，關節公行，虽才望之大臣，他端不枉，而于此荏苒无慚，士习不端，成千余年之恶俗，伊可歎也。

內不胜妇人孺子之嚅唥，外不胜姻亚門生之浹比，恤暮年之炎冷，念身後之榮枯，一中其隱微而情不能禁，賢者不免，勿問壟斷之賤丈夫矣。宗閔之于壻蘇巢，汝士之于弟殷士，固也；鄭覃行誼无大疵而庇其弟朗，李紳以賢見忌而有所請託，乃至裴中立以耆德元勳，何患其子不与清华之選，而使其子譔膺冒昧之榮，

尤可惜也。習尚之移人，特立不染者，伊何人邪？有之，則允為豪杰之士矣。

※劉毓崧校勘記云：據新舊唐書及唐撫言等書，杜棕曾勸李宗閔以德裕知貢舉，而未果。其所以致八百孤寒之感者，則因當國數年，頗為孤寒開登進之路耳。至于「相將白日上青天」之詩，作于李逢吉知貢舉之時，與德裕無涉。

三

朱克融首亂，囚張弘靖，而授以盧龍；史憲誠脇忠孝之田布以死，而授以魏博；王庭湊杀推誠平賊之田弘正，而授以成德；唐之不足以興而迤邐以亡，在此矣。

河北之亂，始于仆固懷恩之割地以授降賊，成于崔植、杜元穎、王播之因亂以獎叛人。懷恩之姦，植、播、元穎之陋，固无足責者；郭汾陽位兼中外，裴中立身任安危，而坐視失圖，莫能匡救，抑又何也？

夫汾陽固有不可力爭者矣。前乎河北之降，汾陽以朔方孤旅崛起勤王，威望未能大著也。清渠之敗，相州之潰，亦稍挫矣。宦官忌公，夺其兵柄以授其偏裨，一出而复東京，馘朝義，方且擲揄公以功不若人，使公于此持異議，以与懷恩相牴牾，吝予降賊以节鉞，既嫌于忌懷恩而毀其方略，且使懷恩蠱朔方之將士，謂公压

己以紂三軍之勞績，他日者懷恩叛，而朔方之衆，惡能戴公如父母以效于國乎！公戢意以靜持之，知不可挽，則姑听之，而有余地以圖他日之蕩平，公之慮深而志謹，國危君寧而社稷終賴以安，非淺衷之所易測也。

若中立以元臣受專征之命，而元稹、魏弘簡居中掣之，中立抗辨以爭而不能奪其寵任，其受三叛之歸，錫以方鎮，非徒庇三叛也，不欲公復收前日淮蔡之功名而解其兵柄也，則中立豈容伸其遠慮哉？三叛受封，而公罢为东京留守，不恤唐室之安危，唯（裴）〔抑〕公之是圖，稹之志也。植、元穎輩且无能为异同，况中立可

自与爭得失乎？用兵危事也，內有携貳之宰執，而危乃滋甚。使中立力爭弗与，决志以进討，敗者十九矣；徒杀士卒，虚帑藏，討之不克，而复封之，身为戮而国愈蹙，此一往自任之淺图，而中立其肯身执其咎乎？

虽然，君如此其昏也，相如此其劣也，聾者不可使聪，眇者不可使覩，如中立者，可以去乎，而岂其未也？中立之兼将相也，与汾阳异。汾阳将而相者也，其相寵之也，去就不关其名节，留身于浮沈之間，以为他日社稷之寄，将臣之道也。中立相而将者也，其将假以秉鉞为三軍之重，而固非将也，留身于浮沈之間，則道以身輕，

而不足為宗社生民之卫，李逢吉、元稹乃至无賴之郑注，皆可頡頏以為伍，身即留而固不足建他日补天鎮海之功，多言数穷，以激小人而坚护其恶，岂徒无补而害且因之益滋矣。元稹、魏弘簡用而三叛罢征，三叛割据而元稹复相，沃膏救火，火乃愈熾，斯君子所重为中立惜也。汾阳默而唐安，中立屈而唐乱，时各有权，道各有分，人各有司，故二公者，地异而不可并論者也。

四

君子小人忽屈忽伸，迭相衰王，其乱也，更甚于小人之盘据而不可搖，何也？君子体国，固自有其規模，小